

街面忆往

丹桂街，难忘的童年记忆

王吉永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爸爸很年轻，总是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。爸爸28岁那年，我5岁，弟弟才1岁。我们一家加上奶奶共5口人，因为父母有正式工作，日子过得相对宽松一些。

爸爸做会计工作，只有晚上下班以后才有时间陪我。天气暖和时，他喜欢骑着那辆

用散零件组装的旧自行车，载着我上街去转转。那时马路不宽、不直也不平，晚上主要的马路才有几盏瓦数很低的路灯，灯光昏暗。为此，爸爸特地买了一只小手电筒，穿了个带子让我背在身上，若骑到暗处他就说：“小电棒亮一亮。”

爸爸载着我最常去的是丹桂街附近。

最繁华的丹桂街

丹桂街一带是老烟台最繁华的地段，晚上特别热闹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小海阳袁家胡同（现中心大酒店附近），从我家沿着南大道（现南大街）向东，过了西南河再向东一个路口（现胜利路与南大街路口），向北拐二三百米就到了丹桂戏院。1951年这里改为胜利剧场。丹桂戏院有请全国京剧名角演出的传统，当年很轰动，路东的街也随着戏院的名称改名为丹桂街。

丹桂戏院的主门坐北向南，与南大道遥遥相望。戏院东西两面各有一个副门。西门坐落在民主街，东门在临衢街（现胜利路）西侧，与丹桂街相对。

丹桂街附近是老烟台剧场、戏院集中分

栗蓬、片汤、潍县杠子头

那时，晚上去各电影院、戏院、剧场的观众络绎不绝。因交通不便，路远的观众怕误了戏，顾不上吃饭就直奔剧场。有的观众看完戏或电影后想吃点夜宵，还有的观众看戏时爱吃点瓜子、栗蓬、糖果等，所以丹桂街附近的小吃店、小零食店、小饭馆应运而生，他们晚上的生意比白天兴隆，人们即使不看电影不看戏，也爱晚上去逛丹桂街。

爸爸多次领我在丹桂街西头路南一家专卖糖炒栗蓬的小店买过栗蓬，500元（旧币500元相当于现在的5分钱）能买一纸包。这家小店很简陋，就是在门口出厦那点地方，放了一个用半截大油桶做的大炉子，下面烧煤饼，上面有口大铁锅，铁锅里放些黑色锃亮的小豆豆，只见栗蓬随着小豆豆被人用小铁锹在锅里不停翻炒，炒出的栗蓬又紫又亮，吃起来又面又香。

有时爸爸领我去丹桂街中部路南一家卖片汤的小店去喝片汤，800元（相当于现在的8分钱）一大碗，只比叉子火烧贵300元，可比叉子火烧好吃多了。因为片汤里放有木耳和海米渣，真鲜啊！而且碗大、汤是稠稠的，这一大碗片汤我和爸爸分着喝就足够了。

我和爸爸去的次数较多的还有片汤店旁

布的地方。丹桂戏院的西北不远处有光陆戏院，1949年底改名为大众剧场，1978年因年久失修停止演出。丹桂戏院东北不远处的市府街西头路北，有福禄寿电影院，大体在现芝罘区政府西副楼位置，后改名为群众剧场，于1953年拆除。后来在罗锅桥以西路北（现大润发北门斜对面）重建了一个群众剧场。丹桂戏院的西南面100多米处是华安露天电影院。华安露天电影院的东邻是当时烟台最大的百货综合商场——新世界商场。一到晚上，悬挂在商场二楼西墙外的“曙光墨水”广告霓虹灯就亮出奇异夺目的彩色虹光，只见上面大瓶的曙光墨水，倾斜着一滴一滴地滴向下面的小墨水瓶，霓虹灯变换着色彩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边的油条铺。吃油条总共才花500元，300元买两只小油条，200元买一大碗厚厚的滚烫的豆浆，而且每个餐桌上都有一小瓶白绵糖，瓶里有小勺可以随便加糖。我和爸爸一人一只小油条，一人半碗豆浆，吃得热热乎乎，感觉好极了！

有时我们会去路南的火烧店，花1000元（相当于现在的1角钱）买两个潍县杠子头火烧，带回去当第二天的早餐。我问爸爸，怎么这种火烧叫潍县杠子头？爸爸告诉我，这种火烧是硬面做的，吃起来很垫饥，做起来很用力，据说和面时要用杠子压。我接着又问爸爸，那为什么叫潍县杠子头，怎么不叫福山或者文登杠子头呢？爸爸说，过去来烟台的潍县人大多不会做买卖，只能干点力气活，打火烧的多是潍县人。我怀着好奇心，买火烧时问打火烧的老大爷是哪里人，他还真是潍县人！后来我到西马路（现海港路）路西那家火烧铺买杠子头打听，得知老板也是潍县人。杠子头的外形很独特，圆圆的厚厚的，上面的圆小下面的圆大，从小圆到大圆用刀切了些弧形的条纹，真像我玩的纸风车，这是一般火烧没有的。杠子头不仅好看而且好吃，外脆内香。

洞天画馆看小人书

最令我感兴趣且每次逛丹桂街都必去的地方，不是小饭馆和栗蓬店，而是洞天画馆。

洞天画馆位于丹桂街西部路北，门头不大，经营面积也不大，却是当时烟台唯一的一家画馆，有山水风景画、戏曲连环画等纸画，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喜庆画、新年画，还有日历、画扇和被称为“小人书”的儿童连环画。那时老百姓家里时兴用石灰把墙刷得雪白，然后到洞天画馆买几张纸画贴到墙上，特别是过年家家户户都贴年画，办喜事的婚房里，白墙上贴满麒麟送子等吉祥画，也大多是在洞天画馆买的。

傍晚不太冷的晚上，爸爸让我和他一起去洞天画馆买年画，爸爸在认真挑年画时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看小人书。洞天画馆卖的小人书特别吸引人，有成套的，像《三国演义》《杨

家将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，一套二三十本；有单行本的，像《岳母刺字》《武松打虎》等。那时一本小人书一般是1000元（相当于现在1角钱）左右，我喜欢小人书，但我买不起，所以只能快点看，争取多看几本，往往看得入迷，竟流连忘返，等爸爸叫我已经很晚。

后来，家里添了妹妹，又有了两个弟弟，日子不像以前那么宽绰了，我爸把他喜欢的那辆旧自行车也卖了贴补生活，我和爸爸再也没去逛丹桂街。

我长大后再去丹桂街时，街道已重新规划整修，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当年那些小店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拆除，丹桂街宽敞、清静了很多。我最爱的洞天画馆，也并入新华书店而搬走了。童年的丹桂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，也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，是那么亲切，那么清晰。

往事如昨

丢了两毛钱

凤凰山下

每个人生前身后，都会对某一圈子、某一群体，尤其是家人产生一定影响。我时常想到母亲，生前她是我的依靠，去世后也是我精神上的寄托。一合上眼，母亲就会真实而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，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往事便如跨越时空的电影镜头，一幕幕映现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老家，装满了我儿时的欢乐、苦恼和盼望。

我7岁时，家里的老房子西临是生产队的粉子厂，母亲就在粉子厂碾粉子。从山上打下来的滑石被拉到粉子厂，砸碎后在水中碾压、沉淀，挖上来的膏状沉淀物打坯、晾晒后，变成一块块白色的长方体，卖给人们粉墙、补洞，就是“粉子”。

秋季，我入了学。母亲把口袋掏空，凑了几枚硬币，给我买了一本作业本，反复嘱咐我：“省着点用。正面写满了写反面，都写满了拿给我换新的。”

我捧着作业本，放在鼻子下反复闻，有一股纸张特有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作业本写了一星期，正面就满了，由于我写字用力太猛，反面凹凸，肮脏得已经不成样子。

同桌小五的家庭条件很好，有好几本新本子，只写正面，还可以随意乱写乱画，我挺羡慕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我皱着眉头在作业本反面写字，很大方地说：“我借你8分钱，买个新本吧，给你妈要钱还我就行。”

我极其渴望，但摇了摇头说：“我妈不让我借别人东西，更不准借钱，不然会打死我的。”

小五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笨蛋，我不告诉你妈，你妈怎么会知道？”

三天后，旧本子终于写满了。我和小五一放学就往粉子厂跑，向母亲要钱还小五。因为我经不住诱惑，还是借小五的钱，提前买了个新本子。

秋风已经凉了，母亲却在粉子厂忙得满头大汗。她用沾满粉子的粗糙的手接过我的本子，很自豪地一页一页翻，从第一页开始，反正面认真地检查，一直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把本子卷起来装进裤子口袋，带我和小五回家。母亲翻箱倒柜地找，最终在一只陈旧の木箱最里面拿出一块系着疙瘩的手绢，打开来，是一张半新的两角钱纸币。她犹豫了一下，递给我说：“我还要去干活，你自己去小铺买新本子吧，别耽误明天上课用。剩下一毛二马上送回家。”

我忙不迭地点头，握住钱，和小五飞奔向村里的小铺。小铺的门锁着，没人。

“咱们去雷沟吧，买一分钱的糖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找回的钱，给我七分就行了。剩下一毛二拿回来给你妈。”小五提议。

雷沟是我们南邻的一个村，

我们生产队的地有很多是与雷沟相连的，不但近，而且两村村民也都很熟。雷沟的村头是大队部，有一间房给幼儿园用。路过大队部的时候，幼儿园里面正在唱歌，房子的窗户都是用报纸糊起来的。夏季雨水多，报纸湿了以后，被孩子们一片片撕开，歌声便无遮拦地在屋后的土路上飞扬，十几个孩子在屋里又唱又跳。我和小五好奇，趴在窗台上往里看，直到孩子们散了，才一溜小跑到了雷沟的小铺。

到了小铺，手里却是空的，钱没了！我把口袋里子都扯出来，又掏小五的口袋，除了几块小石头，什么也没有。两毛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。

我吓得脸都白了，泪珠和汗珠一起流下来，折身就往幼儿园跑，在窗户后面和小五趴在地上寻找。没有。

沿来路寻了个遍，土路、沟底，疯了似地找。还是没有。

面对嚎啕大哭的我，小五知道自己拿不回钱了，也吃不到糖了，撒腿就往村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吼：“看你今天敢不还我钱，我找你妈要去！”

天快黑的时候，我还在磨磨叽叽往家蹭，离家老远便看到母亲正站在街门口等我，头发梢仿佛起了火。看到我，母亲小跑着赶过来，拽着我的耳朵进了大门。鞋底子连同母亲的怒骂劈头盖脸地落到我的身上：“你竟敢借钱，还撒谎！你是不想活了，看你还敢不敢，打死你这个小鬼崽子……”

我站在院子里任凭母亲打骂，一动不敢动，只是抽泣着。母亲打累了，看着陆续收工回家的哥哥和父亲，又进了屋门，在灶下拿起一把捅火的铁钩子，狠了命在我头上、身上抽打，边打骂边号哭：“这么小就敢借钱、撒谎，将来也是个败家子，打死你算了！”

全家人都不敢出动静，我疼得狂呼乱叫，哭喊声却激起母亲更大的愤怒，铁钩子在我的头上、身上疯狂地抽打。晚饭没让我吃，母亲也没有吃。天已经暗下来了，母亲在屋内喊：“滚到外面去！今晚别回家睡觉了。”

我胆怯地移动双腿，走到街门口，倒在了地上，头上、身上火辣辣地疼，脑袋沉沉的。我依靠在街门上，昏昏地睡了过去。朦胧中，我被抱了起来，是父亲。我微睁着双眼，看到了满天寂静的繁星。夜，冰冷冷的……

四十几年来，我在静坐时或在睡梦中，或者正在读着书，那惊悚的画面常会出现——我惊恐地望着暴怒的母亲，望着她手中的火钩子，内心是无尽的自责、惭愧和懊悔。我最亲爱的母亲，总是愤怒地注视着我成长中走过的弯路、犯过的错误，泪水布满她沧桑的脸，她失望而又伤心地瞪着我，不肯原谅……